

賈太傅新書

新書十卷

四部叢刊子部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戚明正德長
沙梨本景印原書版
匡高營造尺七寸寬
四寸七分

賈太傅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
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
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
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
之接融融瀼瀼不知旨之樂

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
傳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
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
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
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
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

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竒偉
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
援據如江河盪涵而莫測其
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
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没晦靄
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

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
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
敢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
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
長沙去今千有餘歲

國朝旣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

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
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
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余
余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
屬余爲序余惟太傳高世之
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
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
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
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
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
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

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畧
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况
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
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
首猶決壅裨隆爾蘇公論其
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

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
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
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
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
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
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

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
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
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
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
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
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

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
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
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
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
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
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傳職

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
畧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
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弘
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
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
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

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
寓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北越之地以為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
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
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音的矢鏑也鑄

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
因河爲地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
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
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也才不能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

中率疲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
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
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
於鈎戟長鎗所賣切也適戍之衆非亢九國之
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
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